

■ 往事回眸·红旗飘飘⑬

马石山十勇士

·相关链接·

马石山惨案

□ 彭辉 刘国贤 整理

1942年，敌后抗战正处在最艰苦的困难时期，日军对山东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更加频繁、“大扫荡”。一年内，日军千人次以上的“大扫荡”就达40多次。胶东半岛由于其独特的战略位置，一直被日军作为往来海上与华北之间的重要通道和重要补给基地之一，因此更是日军频繁进犯的重要目标。在多次的“大扫荡”中，尤以1942年冬的“大扫荡”最为残酷。

位于乳山市境内的马石山，主峰海拔高467.4米，山势蜿蜒险峻，岭长谷深，是当时胶东重要的抗日根据地。胶东军区的指挥机关、区党委、行政主任公署等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常驻在马石山的周边各村，马石山因此成为日军扫荡的主要目标。

1942年11月17日，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纠集了青岛、烟台等地的日军数万人、汽车数百辆、飞机数十架、舰艇20余艘，在其亲自部署和指挥下，向马石山附近围拢，开始对胶东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冬季“大扫荡”。在飞机、军舰的配合下，日伪军以密集的队形拉网合围，并采取“梳篦”战术：白天无山不搜，无村不梳，连荒山野寺、小土地庙也不漏过；晚上，野地宿营，在各个要道、山口拉上铁蒺藜，挂上铃铛，每隔三五步燃火一堆。敌人得意地夸口说：“只要进入合围圈内，天上飞的小鸟要挨三枪，地上跑的兔子要戳三刀，共产党八路军插翅难逃。”

英雄的抗日军民同敌人展开了英勇斗争，驻在马石山附近的党政军机关和兵工厂、医院等巧妙破“网”，顺利转移。当日军扑到马石山时，才发现胶东军区和第五旅的主力部队和近三分之二的群众都已转移，于是开始围追堵杀。到11月24日敌人收网于马石山时，被困在圈内的群众仍达数千人，还有部分地方干部、八路军的伤病员以及少数与大部队失掉联系的战士。日军攻占马石山后，向平民百姓举起血腥屠刀，先后抓捕了503名手无寸铁的群众，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老弱妇孺无一幸免，制造了骇人听闻的“马石山惨案”。

在抗日军民的英勇抗击下，日军费尽心机部署的历时40天拉网合围“扫荡”最终被彻底粉碎了，日寇妄图消灭我胶东党政机关及主力部队的阴谋彻底破产。当然，胶东抗日军民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1943年1月25日，胶东行政主任公署为在马石山惨案中殉难英雄军民树碑纪念。1970年10月，乳山县人民政府在马石山修建了烈士陵园，把马石山战斗遗址列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让人民永远记住日寇在马石山区犯下的滔天罪行，缅怀为人民英勇牺牲的先烈。



远眺马石山

革命烈士纪念碑

抗日烈士纪念馆

群众突围的方案。王殿元摸黑前去探路，其他战士分头把群众带到一处隐蔽的小山沟里，作突围前的准备。

三次往返救出千余群众，绝境中与敌人同归于尽

11月24日凌晨，山下的枪声停了下来，叫嚣了一天的日军在山下燃起一处处火堆，又困又乏的他们围火而坐，席地而睡，准备明天进行更加疯狂的扫荡。

这是最好的突围时机，王殿元立即带3名战士分别越过山脊，借着火光，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几处哨兵干掉，并趁机用刺刀将零散的几处火堆旁的敌人刺死，在包围圈上撕开了几个口子。随后，他们带领紧跟上来的群众分别从这几条突围口有序地撤离，一个个黑影瞬间消失在茫茫夜幕中，奔向安全地带。

就在10名战士准备撤离的时候，一位老大爷跑上前说：“俺老伴和儿媳妇带着孩子还在里面，估计是跟邻村的人还没撤出来。”还没等老大爷把话说完，王殿元就带领战士回头向马石山奔去。返回的路上，正好遇到100多名群众。王殿元把全班分成3组，两组继续搜救在围困中走散的群众，自己和两名战士带着100多名群众向刚刚打开的“突破口”方向撤离。群众成功突围后，王殿元带着战士第二次返回包围圈。

凌晨4点左右，大队敌人发现了正在撤离的群众，罪恶的子弹不断射过来。战士们借助一处小土堆，一起阻挡着敌人的火力，掩护群众撤离。经过近半个小时的交锋，天亮前搜集到的群众也都安全撤退。一名战士英勇牺牲，多名战士负伤。

正当王殿元准备带着战士们撤离的时候，一个小女孩跑到他的跟前说：“西南面的山沟里还有

好多人呢！”王殿元带着8名战士第三次返回包围圈。刚和山沟里的群众会合，山腰上的日军就发觉了。气急败坏的敌人倾巢而动，几架飞机也在空中配合收网，又有3名战友牺牲。为了牵引敌人的兵力，使被围困的群众有更多的机会冲出虎口，王殿元带领5名战士相互搀扶着走向马石山主峰。6人依靠山体掩护，和敌人相持了一个上午，期间不断有战士受伤牺牲。在敌人冲到山顶的最后时刻，王殿元和坚持到最后的两名战士一起拉响了最后一颗手榴弹，与冲上来的日军同归于尽。

十勇士身份存疑，无碍光辉永驻史册

“十勇士”为人民慷慨赴死，事迹足以彪炳千秋，其英雄事迹也一直被革命老区人民称颂和缅怀。但直到今天，“十勇士班”的确切番号仍然是个疑问。引发疑问的焦点集中在，两个英雄战斗群体的指挥者同名同姓。

党史研究者指出，1942年11月，胶东区公安局警卫连政治指导员王殿元和公安局第三科科长唐次(慈)带领警卫连三排组成近20人的小分队在马石山南麓地区与群众一起反扫荡，这支小分队竭尽全力掩护群众突围，最终全部牺牲。而部分被救群众在回忆录中称，“十勇士”是去东海区执行任务回来时被包围在马石山的八路军5旅13团3营7连2排6班战士，班长的名字也叫王殿元。

乳山市党史志办公室出版的红色文化典藏《巍巍马石山》中记载：战斗结束后，群众在马石山的平顶松下找到了三位烈士的遗体。由于恼羞成怒的敌人对烈士遗体进行了破坏，现场的遗留物品无法证明烈士的部队番号。

不管“十勇士”是主力部队还是地方警卫，在革命老区群众的心中，他们有一个共同光辉的名

3100年前至2500年前，太湖流域曾经存在过一个王国，叫勾吴。勾吴王国存在的时间虽然只有600多年，但遗产却极为丰富。历史有多少遗产，就有多少谜团。

有关这个王国的典故家喻户晓，不知道出现在多少史书、小说和剧本中。然而，历史上这一出著名悲剧的发生地——吴国之都究竟在哪里，却至今未解。

□公元前514年，在勾吴国的朝堂上，君臣们正在商议一件大事。此次议政关系重大，因为议政的结果将决定吴国新都的所在地，而最终执行并完成这一建都大业的人，叫伍子胥。

伍子胥选址建城的办法充满了中国传统的易经色彩，后来的史书将这一办法总结为“相土尝水、象天法地”。

因为当时的吴王叫阖闾，所以这座国都也被称为“阖闾大城”。

史书曾明确记载了这座城市的规模，外围郭城周长68里，中间内城47里，核心宫城12里，即便换算成今天的计量单位，阖闾大城依然具备地市级城市的规模，而在当时，它显然是一个庞然大物。可惜，这座可与天地对话的城市作为吴都仅仅存在了41年。

41年后，也就是公元前473年，春秋时代进入尾声。

后来的史书统计说，整个春秋时期的军事行动累计达到480多次，被杀掉的国君有36人，被灭的国家有52个。以上三个统计数字里，都不约而同地涵盖了公元前473年发生在吴国的一场历史事件。

公元前473年秋天，越国人发起了对吴国复仇的最后之战，11月27日，他们攻破吴国都城。最后一代吴王，阖闾的儿子夫差，则用一把青铜剑结束了自己复杂的一生。

从夫差的死开始，中国历史少了一个几度辉煌的王国，却多了一座谜一样的城市——吴都。

□吴人的故事直到今天还总是活在我们的嘴边，活在我们的文化生活中。然而奇怪的是，有关他们故事的发生地，那个只存在了41年的吴都，《史记》以及所有的先秦史书都没有记载其确切的位置。

吴都被史书遗忘，就是从这里开始，接下来的几百年，吴都的占有者越国被楚国所灭，此后秦又灭楚，汉再取代了秦。古代战争的焦点问题就是城的攻防问题，在这二三百年间，吴都不断地被战争所侵蚀，也在不断地被淡忘。

多少年以后，当“苏州”这个地名再度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相当高端的经济符号、文化符号后，吴都的岁月印痕更是自然而然地融入在了苏州这座名城之内。自唐代以后几乎所有的苏州地方志几乎都认定吴都的旧址就是现在的苏州老城区，而且从未被怀疑。

然而，吴都真的就在今天的苏州老城区内吗？

宋代的苏州地方志虽然也认为吴都就在苏州城内，可是偏偏还提及了一句“民间有流言说吴都在馆娃宫侧”，这些宋代的民间流言又是出



史书记载阖闾大城周长68里，在当时显然是一个庞然大物



出土的严山玉器



吴王夫差为西施铸造的青铜器

自哪里，难道吴都真的另有其址？

考古学界开始质疑这一历史谜团。

中科院考古所夏商周研究室副主任徐良高介绍：实际上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质疑，就是因为现在苏州城范围内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确凿的证据显示有早期的，比如说春秋时期的城墙遗址。

□2010年春天，由徐良高担任领队的一场大规模考古发掘正在展开，此次考古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苏州考古研究所共同担纲，拟定的第一轮发掘计划就长达5年。发掘地点将围绕苏州市的郊外，在以木渎镇为中心的一大片山间平地内。

在此之前，同等规模的城市考古还从未在中国东南部的城市出现过。对于考古来说，规模越大，意味着期待程度越高。那这一次，考古专家们的期待又是什么呢？

在苏州藏书镇五峰村考古现场，发掘对象是一段高2米左右、长达1000多米的土墩。据考古人员统计，类似这样的土墩另外还有两百多处。从卫星图上看，这些土墩虽然断断续续，却似乎保持着一个统一的走向，这些特征已经足以让徐良高做出一个基本判断，或许这正是在苏州老城区内从未找到的城墙遗址。

与此同时，就在土墩的同一侧，另一条重要线索也逐渐显露，考古队探测到了含水量很高的地下淤泥层，显示了这里曾经有过河道。

河道的出现为城墙的判定提供了另一个依据。因为如果土墩是城墙的话，那这条河道就正好是护城河了。

经过一个多月的挖掘，土墩横截面的大致形态已浮出水面，典型的古代南方土墩墙。

随着挖掘地深入，土墩内陆续出现了包含物。几块表面印有明显印纹的棕红色陶片，让在场的考古队员们如获至宝，在苏州考古所的张照根眼里，这些陶片正是历史上某一个时代的特殊符号。

经过专家对陶片的判断，年代应该在春秋晚期。这跟吴国在苏州这一段历史正好是吻合的，这非常重要。

虽然考古学家们知道，要想最终确定一座城市的所在，仅仅一段城墙还远远不够，但无论如何，即便是这些历史的碎片，已经足够从科学的角度向2500年后的我们透露出了一座春秋时期城市的蛛丝马迹。这是一个相当令人振奋的成果。

□就在今天木渎考古现场几公里以外，有一个名为严山的小土坡，1986年的一次意外发现也曾经让整个考古界怦然心动。

当时出土了一批苏州考古史上前所未见的精美玉器，共402件，其数量之多，仅次于殷墟妇好墓；而制作之精，规格之高，又远远超过妇好墓。

时任苏州市吴中区文管会主任的张志新介绍：通过玉器上的纹饰来判断，应该是春秋晚期的东西，主要纹饰一个是蟠螭纹，另外还有就是吴国纹饰中比较多的鸟类纹饰。

据张志新回忆，玉器出土的时候，集中埋藏在一个离地表仅1米多深的坑里，而且周围既没有青铜器，也没有陶器。

以这批玉器的规格之高，数量之多，考古学家们分析，它们的主人除了某位吴王外，应该不会再有其他可能。

那么，这是哪位吴王的玉器，又怎么会跑到这荒郊野外来呢？

让我们再次回到公元前473年，那场让吴国灭亡的战争。

据《越绝书》记载，当吴王夫差最后突围而出，曾跑到一个叫余杭山的地方，越国军队在此将夫差团团围困。

史料上所记载的余杭山，距发现这批文物的严山仅1.5公里。

张志新认为：这批玉器很有可能是吴王夫差随身携带的宝物，当他走投无路时，为了避免落入敌国之手，就在仓促间将之埋藏于地下。

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青铜盂上去寻找线索。

这件青铜盂上有一段铭文：“吴王夫差吾金铸女子之器，吉”，在春秋时代，金不是指黄金，而是青铜。这段铭文的意思是：吴王夫差选用青铜为一位女子铸器，吉利。

专家们推断，铭文中的这个女子很有可能就是西施，而且，最后的那个“吉”字也很让人玩味。

如果我们抛弃诸多笼罩在这一桩从一开始就潜伏着阴谋的爱情身上的政治因素，也许我们可以在这件跨越了2500年时光的青铜器上，看到一个男子对一个女子的一片痴情。

吴人称女子为“娃”，吴王夫差专为西施修建的宫殿，则被称为“馆娃宫”。考古学家预测，昔日的馆娃宫，很有可能就在今天位于苏州市南郊的灵岩山，2500年前，夫差不惜耗费大量人力和财力，在馆娃宫附近建成了一座高300丈、宽80丈的巨大高台——姑苏台。站在姑苏台上，据说周围300米范围内的景色都能尽收眼底。台上楼台亭阁，假山鱼池，气魄非凡。

当年用的木材都是从太湖水路运送，因往来舟船太多，以至造成“木塞于渚”，今天的木渎镇就是因此而得名。

如今，灵岩山的寺院里，还有玩花池、玩月池、琴台等地名，据说就是夫差与西施赏花、抚琴的地方。

夫差曾专门用木板铺了一条走廊，木板下面再铺设陶缸。每当西施在长廊上翩跹起舞时，木屐踩出的声音，通过木板下陶缸的回声，有节奏地传来，清脆悦耳。夫差如痴如醉，他把西施的舞蹈称之为“响屐舞”，把这条长廊命名为“响履廊”。

公元前473年的往事早已演化成无数的文字和传说，而为了追寻这段往事的考古工作者则依然在进行。

徐良高介绍：我们知道了它的北城墙、南城牆，然后也找到了它的西城牆、东城牆的线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收获。

因为一座城池首先就是城墙的发现，先把四边确定下来，构成一个空间，这样就便于和历史记载的吴大城的规模进行准确的对比。

不管这座挖掘中的城市究竟是不是由阖闾、伍子胥肇建的吴王都。但无论如何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座下地之城一定与不远的苏州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考古既是在寻找一座地之城城的本来面貌，更是在寻找一座地上之城的城市脉络。而这段脐血的发掘更是早在3100年前，吴人从何而来，他们如何建立起自己的国家，除了夫差以外，还有多少鲜活的吴人隐藏在历史的深处，他们搅动了怎样的历史风云？他们或雄魂或飘逸的身影，曾经在哪里闪现，又在哪里湮灭？时至今日，除了吴都之外，还有多少有关吴国的谜团没有解开，一个上古时代的王国究竟有哪些具有强大穿透力的遗产，至今还在影响我们的生活。

《中央电视台10套《探索·发现》栏目供稿本报专稿》7月20日21:25播出

